春秋集傳

春秋卷第四　　張洽集傳

桓公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氏注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譏盡物故書○程氏傳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胡氏曰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易稱王用三驅夫子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推此心以及物故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焚咸丘淫獵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杜氏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劉氏傳此同時其特言之何同時而特言之者特見之者也杜氏云不總稱朝各自行朝禮○泰山孫氏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者也桓大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穀伯綏鄧侯吾離不能致討反交臂而來朝故生而名之也胡氏曰鄧侯相繼朝桓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爲禽獸也幾希○程氏傳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曰然

則郳人葛人牟人來朝何以書秋冬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有義也胡氏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居春夏以長育爲事所以生物王者繼天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爲事所以成物王者繼天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獨於四年七年闕焉者大司馬賦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而立猶有望也及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去秋冬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田恒弑君夫子沐浴而請討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而立猶有望也及穀鄧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無可望者矣故七年去秋冬以見諸侯不復能修其職也其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乎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杜氏注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爲下五月復烝見瀆

也胡氏傳按大司馬烝以仲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陸氏纂例曰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春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即夏之孟月也

○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高郵孫氏曰不書祭之名而謂之有事若宣八年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失禮者猶繹也祭無譏焉書祭名者罪在祭也己卯烝丁丑烝之類是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氏注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孔氏曰此年及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

十五歲而詩節南山乃家父刺幽王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曰仍叔美宣王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亦或世字叔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程氏傳魯桓公弑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胡氏傳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重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以爲一體故帝庸作歌皐陶賡歌以元首股肱爲喻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爲一心故賵仲子賵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聘桓公錫桓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止矣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亟也亟則黷黷

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程氏傳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黷亂甚矣○胡氏傳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呂氏曰不書名微者也其事不可得而詳也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爲無王也

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程氏傳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傳遂繼事之詞也○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柰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何氏注昏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用魯往逆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天下之母逆后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穀梁傳不正其以宗廟之

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杜氏注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姓也○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劉氏傳自歸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處也不敢處恭也意林曰逆也稱王后歸也稱季姜此言禮之上下取乎進退各有所宜而不相悖也公卿謀之龜筮諏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宗廟也未覲君子也未覲群臣也則不敢以居其位其詞順以聽此正直之道

王化之本也○左氏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胡氏通行曰王后歸于京師過我則書來告則書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食亦反

左氏傳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

孔氏曰大子不合稱朝攝行父事故稱朝也○意林曰古者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立不中門坐不主奧享食不爲槩祭祀不爲尸不敢乘父之車衣其衣所以示民有尊也如之何其以諸侯朝哉此後世之所以多子溺

也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已止也已曹伯使朝之命則父與魯皆免譏是有爭子○常山劉氏曰九年冬射姑來朝十年正月曹伯終生卒然則九年冬曹伯固已有疾而使世子來朝是危道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病而世子出豈不危哉使世子來朝曹伯之非也從曹伯之命以來世子之非也交譏之

春秋多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魯桓嘗以滕子穀經

鄧吾離之例推之而知其父子之悖人倫忘大討也

十年春王正月

泰山孫氏曰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滅矣○胡氏傳桓無王今復書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杜氏注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穀梁傳弗內詞也劉氏傳不者正詞也弗者遷詞也○范氏曰倡會者衛魯至桃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殺耻○趙氏曰書弗遇者兼衛侯之無信○呂氏曰公與衛侯爲會而衛侯弗至其無信可知春秋之世專計利害不顧義理如此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

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爲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程氏傳來戰于郎三國爲主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於魯者爲不少矣而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于文則彼曲我直其義坦然我則有詞彼及悖道從以興戎故特曰來戰以甚彼之惡也○劉氏意林戰者仁人之所惡也有不得已而應者矣未有得已而先之者也○劉氏傳戰言師敗績者敗在內也何以不言恥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氏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胡氏傳盟會皆君臣之

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
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旣不以
道蒞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
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左氏傳夏鄭莊公卒○胡氏傳鄭莊公志殺其弟使糊
其口於四方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
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
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

之義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眾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左氏傳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

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劉氏傳曷爲或稱人以執或稱侯以執稱侯以執者伯討也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泰山孫氏曰宋公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以亂于鄭故奪其爵祭仲字者天子命大夫也○穀梁傳曰突賤之也○程氏傳突不稱公子不可以

有國也○胡氏傳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之不當立也○穀梁傳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難是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范氏注傳例曰歸爲善此傳曰歸易辭也然則歸有二義不皆善矣突篡公兄之位制命權臣則歸無善○劉氏傳其曰突歸于鄭何病祭仲也祭仲之爲人臣也處則不能守出則不能權貪生而好勢廢正以立亂曰突歸于鄭者見突之挈乎祭仲者也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入者逆辭

也有難辭焉非所逆而書入難也突之易見祭仲之挈也
交惡之意林曰鄭突內因強臣之力曹赤外援戎狄之衆以奪其嫡而禍其宗皆有不仁之心茲黜之于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不明專治赤則戎不見故挈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施之所以絕禍本禁首惡
也○胡氏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
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大夫而稱字非賢之
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
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
而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
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

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守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唯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鄭忽出奔衛

程氏傳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稱爵○劉氏傳此鄭子也何以名貶曷爲貶忽不子也忽不子者何遠君子近小人不與賢者圖事權臣擅命放乎五世亂鄭者忽失爲子之道也

胡氏傳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於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爲鄭忽言也如忽之爲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産相焉馳辭執禮以當晉楚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彊於爲善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杜氏注柔魯大夫未賜族者○杜氏注蔡叔蔡大夫叔名也蘇氏曰叔蔡大夫之未賜族者○纂例趙子曰凡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言特者明更有公侯則不兼大夫也言公侯者可以會子男也○胡氏傳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屢盟而長亂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弗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

杜氏注夫鍾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杜氏注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並作紀曲池公羊作毆蛇

杜氏注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左氏傳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杜氏注燕人南燕大夫 高郵孫氏曰北燕伯款出奔齊又稱北燕則燕有二燕矣言北燕則亦有南燕也杜氏於此解燕人爲南燕大夫蓋北燕限於山戎自莊公二十八年齊桓公伐山戎之後始

爲樂關鄭衛通中國是於此穀丘之盟燕燕猶爲山戎所隔未能自通則杜氏以燕爲南北是也

穀丘宋地○左氏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杜氏云即穀丘也宋以厲公立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注厲公也不書葬魯不會

公會宋公于虛公羊作郯

杜氏注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氏注龜宋地○左氏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

冬又會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氏傳見下文○杜氏注武父鄭地○呂氏曰此年書盟會之數如此諸侯無王放恣自若多事屢盟民不堪命如此之極也聖人傷之以爲世戒後之君子有意於善者其知慎始守約愛民爲急以合聖人之意乎　襄陵許氏曰王迹既熄伯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以來見盟會之亂也是以君子不得已於斯民而以禮樂征伐責予桓文故伯統興起無復此亂諸侯有所一矣

丙戌衛侯晉卒

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同力度德動則相時小
國偪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
懼蔡敗楚而滅今紀之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
齊戰而爲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
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爲主者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三月葬衞宣公

劉氏傳葬自內録也君子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
親胡氏曰既與衞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
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穀梁傳無冰時燠也何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冰堅無冰者温也○胡氏傳豳風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藏之周用之徧亦理天地陰陽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

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泰山孫氏曰孔子作春秋筆削損益以成大法豈其曰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刋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耳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穀梁傳來盟前定也程氏曰使來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趙子曰盟彼欲之也欲之故來此與外為志同義不書其誰敵者也不書內盟者位敵無譏嫌簡辭也若書內盟者又須書來者則詞煩也○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于書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

其君
也

愚按旣書來盟則或君或大夫與之盟皆不可得而詳此年鄭語以爲敵者與盟可也傳公豈能使大夫與高子盟哉春秋書來盟者所以紀其要言以爲信耳其或解怨或結黨則隨事而見得失焉敵與不敵春秋旣不以文明之不足深辨也

左氏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爲子人氏）○胡氏傳春秋之凡弟例以字書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胡氏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爲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爲常事而不書埀敎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爲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安與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乙亥嘗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穀梁傳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

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壬申乙亥相去四日○泰山孫氏曰嘗秋祭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其言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者以不時與災之餘而嘗此桓之不恭甚矣胡氏曰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胡氏曰師而曰以能用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不以謂本非所制令得以之也刺四國使宋得用其師輕民也○胡氏傳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左氏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公羊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左氏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胡氏傳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賦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爲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金求車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然惟恐不足末

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矣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供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者交譏之求車與求賻求金義同蓋命使以須之耳而特書曰求所以見王室之微著諸侯之罪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何氏注桓王也 襄陵許氏曰桓紹文勝之弊不反其質而欲詐諼以欺天下諸侯弗聽則以兵從之至於覆敗不暇而王之威靈盡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夏厲公出奔蔡○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陸氏曰淳聞於師曰祭仲逐君其惡大矣沒而不書其義何也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也杜氏曰突既簒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

造盜賊之計故以自弃爲文累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氏傳六月乙亥昭公入○程氏傳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 蘇氏曰忽嘗爲君矣其出也稱鄭忽其復歸也稱世子何也於其出言其不能君也於其復歸言其所以得反國者惟世子也舍是無足以歸者矣○劉氏意林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得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以謂忽雖失道固君之世子矣若側庶因亂得逐而奪之則天下姦臣縱矣故正其名予之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劉氏傳曰爲

或言復歸或不言復歸復歸有二道有諸侯之歸有大夫之歸諸侯歸可言復大夫歸不可言復諸侯何以可

言復大夫何以不可言復諸侯世國故可以復大夫不世官故不可以復諸侯之言復者位未絶復可也大夫之言復者位絶矣復不可也諸侯位未絶歸而不言復已絶者也大夫位已絶入而不言復未絶者也忽之為可復奈何忽正也意林曰復歸有君臣之異言因不可槩舉也以其世也故可言復而不言復者奪其國之意也以其不世也故不可言復而言復者效其竊取之意也○高郵孫氏曰忽雖未善比之不善有甚於此者不得不少進以見彼之惡也忽之得稱世子復歸非以其德而見許也蓋亦究之不正爾

許叔入于許

杜氏注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

居許東偏鄭莊公旣卒乃入居位○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范氏注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歸同之惡入○啖氏曰字之善與復也言入志非其正也○常山劉氏曰許叔蓋因鄭亂以竊入于許也許先王之建國叔不能申正義于天王或求直于大國以反厥邦復先君之宗廟社稷乃竊入焉則許叔之罪亦可見矣因亂竊入故

難胡氏曰入難者難辭也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傳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杜氏注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今在梁國寧陵縣東北○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胡氏傳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杜氏注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左氏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申無宇對楚子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

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子昭公弟子儀也莊十四年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襄陵許氏曰此詩所謂公子五爭兵革不息者也鄭亂如此春秋弗志志突入櫟而已語曰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言邑國之大也忽失其政不能制鄭突使析鄭而居之以生民心此亂根也故君子略夫枝葉使世謹夫亂之所生胡氏曰夫制邑之死號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賓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謀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弑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

後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强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杜氏注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左氏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胡氏傳昭公之與突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國復歸于鄭曰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才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曰以盛彊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彊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

連兵動衆納其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傳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杜氏注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呂氏曰會于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彊弱目前利害爲先後不復用周班也春秋因事紀實以見當時之亂無復禮文也 胡氏傳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

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旣亾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彊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

○程氏傳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 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嘗伐之旣出也又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巳出而公與宋伐鄭向也相戾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意而然哉春秋之世弒逆公行固有自而然蓋以正繼正禮之常也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國之釁也諸侯有所苟故利其亂而幸其危貪其賄則黨其邪聖人觀其聚散而求其情書其向背以見其故自突入櫟公及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焉賄故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程氏傳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孫氏曰助

簒奪正踰時而返

冬城向

啖氏曰按下有十一月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伋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

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杜氏曰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子逐罪之也○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杜氏注黃齊地○左氏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任氏曰公十三年會紀侯敗齊師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前憾乎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左氏經作公會公穀並作公及

杜氏注趡魯地○左氏傳尋蔑之盟也蔑盟在隱元年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不書夏闕文

杜氏注奚魯地○左氏傳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謁焉○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何氏注蔡侯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反歸奔喪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劉氏傳蔡季者蔡侯之弟也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公子不去國何賢乎季之去權也若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偪者也其言自陳何陳有力焉爾 意林曰蔡季之去其國與秦伯之弟鍼無以異鍼以富懼誅季以賢見疑俱不安其身而季爲顯矣晉太子申生知必不免而終不去以稱其父之欲衛公子伋知必見殺而終不忍逃

以遂其第之求行非不難也而春秋不責是皆不明於權者也明於權者莫如法舜舜之事瞽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曰烝烝乂不格姦使申生衛伋深見輕重之分因負罪引慝超然遠舉必無陷其父兄於不義之名豈不益賢乎

癸巳葬蔡桓侯

陸氏纂例曰按史記世本左氏蔡之諸君皆謚爲侯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唯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明得禮也 啖氏曰其稱侯蓋蔡季之賢請謚於王也此言凡諸侯請謚於王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國史因而紀之故西周諸侯紀傳皆因本爵春秋諸侯則皆稱公夫子因而書之以明其不請命於王也 ○劉氏傳葬者稱公此其稱爵何稱爵

禮也稱公非禮也稱爵何以禮稱公何以非禮稱爵者諡之于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諡之于天子者也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崩誄於郊諸侯薨誄於王大夫卒誄於君意林曰諸侯之國亦多矣莫有能正死生之禮者桓侯之賢又未有聞於春秋吾以此考之蔡季請之可知矣人亦有多愛其君者矣莫能愛君以禮而蔡季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胡氏傳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爾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爲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爲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爲禮哉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爲虛位禮之文也没而繫謚爲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

綱公志其失禮之實欲以正其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傳宋志也杜氏注邾宋爭強魯從宋志背趡之盟〇襄陵許氏曰正月與齊爲黃之盟而五月戰焉二月與邾爲趡之盟而八月伐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其不然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不書日官失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范氏注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〇胡氏傳是年

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篡國者
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
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
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孔
子爲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
身已沒而王法所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
是新君嗣位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
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
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

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杜氏注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本與夫人俱
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
齊故曰遂○左氏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
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
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蘇氏傳濼之會
公實與姜氏行其不言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夫人不會也○劉氏傳何以不言
及夫人伉也猶曰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胡氏傳與

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爲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爲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爲事夫不夫則婦不婦矣意林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原其禍之所自始以伉言之微而顯志而晦之意也公子遂季孫行父如齊則以起子赤之弑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則以起陪臣執國命之禍事之始構而文已變矣此亦春秋慮患於微除禍於早之情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氏傳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公羊傳夫人譖公于齊侯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魯人

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杜氏注不言戕諱之也○胡氏傳魯君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没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石氏曰公内不能正室外取禍於齊其致痛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何氏注時齊彊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

穀梁傳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胡氏曰夫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趙子曰葬稱我君舉其謚也將葬乃作謚若只言桓公則恐涉他國君故明言我君以舉其新加之謚也臣子之敬詞也若不然則詞不順敬也

春秋卷第四

春秋卷第五　　張洽集傳

莊公

桓公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王正月

得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爲儲副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爲君副稱世子也夫爲世子必誓於王爲諸侯可以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誚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杜氏注魯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公羊傳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左氏傳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胡氏傳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固論之所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穀梁人有繼母殺其夫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穀梁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夏單伯逆王姬左氏逆作送誤也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逆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何氏曰不自為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義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脉之屬宜為父道於所適敵体者主之穀梁傳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臨江劉氏曰單伯者何附庸之君周禮所謂孤也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之孤四命此皆人君也

有不生名之義故附庸稱字矣周禮有孤無附庸者須有附庸無孤附庸即孤孤即附庸附於大國故謂之附庸南面稱孤故謂之孤其實一也○胡氏傳忘親釋怨無以立人道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穀梁傳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也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劉氏權衡穀梁以謂變之

正也非也魯本自當以仇讎不可以接婚姻上告諸天子不當默然受命此乃春秋譏其捨大辨小以謂未盡臣子道者也何謂變之正乎凡變之正者謂亡於礼者之禮若權死亡者也非謂可為而不為以傷礼害義者也若莊公者可謂變於邪矣未見變於正也

麗澤呂氏曰魯之於齊絕之而不與主婚義也而莊公外畏齊之彊而不敢絕內畏清議而不敢與其君臣之間謀為兩不相妨之計故欲築之於外也夫不知其不共戴天之讎不可與者猶不足責也既知之而求所以委曲回互則亦終於此而已矣父子之親天屬之恩莊公雖痛之之心宜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如手足之必捍頭目安可委曲安排而使之兩

不相妨哉○陸氏微旨言築之爲宜不若辭之爲正也故君子貴端本也○泰山孫氏曰魯主王姬非一也王姬之館固有常處此言築王姬之館于外者知齊讎不可接婚姻也知齊讎不可接婚姻故築王姬之館于外與其築之於外不若辭而勿主也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此公之惡從可見矣○胡氏傳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杜氏注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蘇氏曰錫命者命之以策也衛襄公之沒也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圉亞圉也陸氏纂例趙氏曰不稱天王寵篡弑以瀆三綱也微旨曰言不能法天正道故去天字以示貶也○劉氏意林王者之義必繼法天天道予善奪惡而无私者也今桓公篡君取国而王不能討又追命之此无天法甚矣其失非小過小惡也與葬成風引之爲夫人使妾竝后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春秋所刺譏於王亦多矣皆莫謂之無天獨至於錫桓公命會葬成風而以無天貴之者王者之位至貴也至重也至大也不及小事不任小義未可以小失貶也今臣弑君妾僭嫡而王尊礼之則王義廢人倫滅矣不可以不

深　戝

王姬歸于齊

胡氏傳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趙氏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

齊師遷紀郱鄑郚

杜氏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

城○胡氏傳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
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彊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已甚也○
常山劉氏曰遷者迫逐而遷之以爲己屬也不曰滅者
時未滅也凡書遷者皆自是而滅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杜氏注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
兄○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
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劉氏權衡公羊謂於餘丘邾婁邑非也公羊見

邑不繫國若可疑者必附之邾婁爾○辯疑啖子曰案前後未有邑言伐者故依左氏舊說爲國○泰山孫氏曰於餘丘附庸國○呂氏曰於餘丘或曰邑或曰國也或曰附庸國或曰夷國也以爲夷國似是也於發語辭若曰於越然○襄陵許氏傳當莊公之初魯未有以勝齊則當休兵息民畜德修政以俟有開今舍堂堂之讐國弗圖而用師伐於餘丘有以知莊公之無志○胡氏傳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書聖人特書以

誌亂之所由爲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而寪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爲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我

主之也杜氏曰魯爲之主比之内女○孔氏䟽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是其比内女也○泰山孫氏曰莊公忘父之讎既主其嫁又主其卒不子之甚也胡氏曰此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羊作郜後同

左氏傳書姦也○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

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云爾○胡氏傳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傳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貶也○左氏傳疾之也任氏曰衛侯朔得罪天子出奔于齊齊侯當執以歸于京師受而爲逋逃主焉固已有罪今乃又爲之畀師以內之魯忘父讎使溺往會不書官氏疾之也疾溺所以疾莊公也○公羊傳溺者何

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傳緩也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胡氏傳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穀梁傳酅紀之邑也

杜氏注在齊國東安平縣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公羊傳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左氏傳紀於是乎始判○胡

氏傳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齊己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爲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杜氏注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左氏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屬公在櫟故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胡氏傳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幷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穀作饗

穀梁傳譏甚矣○杜氏注祝丘魯地○陸氏微旨曰參譏之也公夫人齊侯皆失正也○呂氏曰前此嘗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爲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其可不戒慎於始而防閑其微哉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言其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礼諸侯絶旁期姑姊妹女子嫁於国君者尊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其適大夫則不書卒○泰山孫氏曰爲夏紀侯大夫其國

六月齊侯葬紀伯姬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襄陵許氏傳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蘇氏傳鄭伯鄭子儀也桓十五年五月書鄭伯突出奔蔡鄭公子忽復歸于鄭九月書鄭伯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弒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矣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為君儀之

君鄭十有四年剽之君衛十有一年皆既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書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也以篡衎之出也以惡儀剽雖國人之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而已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胡氏通旨蘇子由以莊公四年鄭伯會于垂為子儀而謂春秋有一国二君其說辯其理通善發春秋之意者然而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沒其實非与之也惟不沒其實故出奔蔡入于櫟會于垂皆書其爵惟非与之也故歸于鄭出奔蔡入于櫟皆書其名春秋於世子忽猶不書爵而況子儀之微者乎

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程子曰紀侯大名也國君死社稷雖死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于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杜氏注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任氏曰大去者離其民社之守而不反之辭也○胡氏傳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服與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効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大
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媿矣曰大王去邠從之者如歸
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大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
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
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
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氏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
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

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爲著其罪何也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爲禮乎陸氏微言齊侯恃其強大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爲婦人之仁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穀作郜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則怨不釋刺釋怨也○公羊傳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矣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

與讎狩也胡氏傳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爲樂下主乎己一爲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王氏曰言齊師則齊侯在焉○胡氏傳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無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師者衆多之地

秋郳犂來來朝郳公羊作倪犂公穀作黎來例不載黎字之異

杜氏注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犂來名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公子譜云郳之上世出於邾國夷父顔有功於周别封其子友爲附庸居郳友生犂犂生犂來○公羊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劉氏傳未成国謂之倪既成国謂之小邾○常山劉氏曰夷狄附庸例書名泰山孫氏曰名者以其土地微陋其礼不足也郳犂來能脩朝禮故書曰朝其後數從中國之會王命以爲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若介葛盧曰狄唯以夷禮不能成朝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傳納惠公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程氏傳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穀作三月

左氏傳王人救衛○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范氏注云名當爲字誤亦○劉氏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字也曷為字貴之也曷為貴之以其任之重貴之也任之重則曷為貴之諸侯亂命納衛侯朔君子由子突見一正焉胡氏傳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

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死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順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視聽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傳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泄右公子職乃即位○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詞也○程氏傳朔讒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以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胡氏傳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

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国之師距王官之職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况難若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爲公選賢尚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礼雖以正取国未之貴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悪

秋公至自伐衛

任氏傳去年冬伐今年秋歸逆命殖悪老師三時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公穀作宝武夷胡氏曰按書称遂伐三朡俘厥宝玉則知俘者正文也宝者釋詞也

左氏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胡氏傳言齊歸

衛寶即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篡居正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弒奪攘則不猒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傳齊志也杜氏注防魯地遂至魯地齊侯之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夜穀梁作昔隕公羊作實○左氏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劉氏傳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言衆多不可爲數也○范氏注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劉向曰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襄陵許氏曰王運將終而霸統方起之祥也○呂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異之極也而當世君

臣莫能自省曰趨於亂先王之道不復行於世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澤不復被於生民矣變異之極豈徒然哉

秋大水

高郵孫氏曰稼大者非常之辭非常而爲災故書也

無麥苗

穀梁傳麥苗同時也○杜氏注今五月周之秋平地水出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何氏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是時苗微麥強俱遇水災也○胡氏傳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

圖國之士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氏注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胡氏傳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遂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杜氏注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孔疏云賈逵及説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於魯竟絶路遠未嘗搆怨何因伐魯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詞非防寇禦敵之称故杜云期共伐郕也○武夷胡氏傳伐而次者有整兵愼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

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其曰次曰俟者深貶之也○常山劉氏傳諸侯非王命不出竟而莊公棄社稷委人民出次于外豈理也哉至於卿大夫國政所屬兵師民命所係凡非王命遷延次舍必詳録之以正非法春秋之義謹嚴如此

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劉氏傳

何以不言地國中則不言地○胡氏傳侯而不至暴師
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
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害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羊作成
左氏傳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
公曰不可秋師還○劉氏傳郕者何國也降者何降之
者何降者未失其國家者也降之者失其國家者也未
失其國家者復見失其國家者不復見猶遷也○常山
劉氏傳春秋之世諸侯用師衆矣未有所書如此之詳

者何則莊公此年之師尤為非義上既不禀天王之命復無故而興師自正月久次于郎以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可謂無名矣甲午復治兵可謂黷武矣夏師及齊師圍郕郕又降于齊可謂無義矣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矣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勦民力輿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

秋師還

胡氏傳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不稱公者重衆

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爲重今之不稱公又以爲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侯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氏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

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反徒人費遇賊于門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胡氏傳無知曷爲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之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

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
古者親親與尊尊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
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
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
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按左氏徒人費石之紛如皆死
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法有特書其不見于
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
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
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

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疎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强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户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與自經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氏傳雍廩殺無知○劉氏傳雍廩殺之則其稱人以

殺之何討賊之辭也○胡氏傳弒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者衆詞也無知不稱君巳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公穀作暨）

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春秋之義明尊卑定内外内大夫可以會諸侯外大夫不可以敵公令齊无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得不以權通）盟納子糾也○陸氏纂例趙子曰納讎人之子自損禮而盟大夫故書公○杜氏注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蔇魯地○劉氏意林公伐齊納糾仲尼正天下之大義明德怨之報以

謂德不可報怨設之詭其理則去王遠矣故怨莫甚乎父毋之仇德莫重乎君國子民豈可相貿易哉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公羊穀梁作納糾左氏作納子糾按正義左氏舊本亦有作納糾者

左氏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桓公自莒先入范氏注春秋於內公子爲大夫者乃録其奔重非適嗣官非大夫皆事例所畧故子糾不書來奔○杜氏注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

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胡氏傳左氏書子

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納者不受而強
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
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
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
公殺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小白長
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禀命
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
故管氏相桓為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左氏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杜氏注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故曰乾時○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讎也○陸氏纂例趙子曰內敗不書此書者

納讎喪師以惡內也○胡氏傳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本志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没公以見貶若復讎舉事則此戰爲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爲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胡氏傳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糾殺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

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論語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伯諸

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伊川程氏解曰子路以不死爲不仁故相對而言謂不死之不仁未如以九合之爲仁也九合仁之功也謂管仲爲仁人則不可也仲之於子糾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薄昭与淮南厲王書云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時相去尚近當知之仲私其所事輔之以争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以争爲不義將自免而期後功亦可也故聖人稱其

功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匹夫匹婦執信知有死而已所謂莫之知也者不復能知權其輕重有可以無死之義也考之春秋桓公之入也書曰齊小白入于齊魯之納子糾也書曰公伐齊（左氏誤多子字公穀之言是也）納糾後齊書人取子糾言子者蓋罪齊人也已盟立之而又殺之也齊人非以其不正而舍之也直反覆而背之爾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公乃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

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

冬浚洙

杜氏注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為齊備○公羊傳曷為深之畏齊也○胡氏傳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恃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杜氏注長勺魯地○左氏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

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權衡左氏曰戰于長勺曹劌請見云云杜氏曰齊人雖成列魯人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為文非也傳本謂皆陳曰戰未陳曰敗之例者見正不正也此既皆陳矣是正也雖復鼓之有先後亦何謂之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乎要是傳所措者當時雜記妄出曹劌及戰事耳

不足以為據○胡氏傳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埸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

穀梁傳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也○

纂例凡書侵伐不書勝敗掠而還也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襄陵許氏傳迁之使未失其国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尽亡也至僖文以後有滅国无迁国矣○陸氏纂例啖子曰凡言遷者有二義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於國中而爲附庸也公羊云遷之者非其意也此說是也如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之類或自請遷或見強遷皆猶爲列國故不

言其人遷之言所遷之地但言移國都而已非為附庸也公羊云遷者其意也此說是也趙子曰凡非所遷而遷之其罪著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杜氏注乘丘魯地○左氏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劉氏傳此次也其言敗何譏之也何謂譏之齊師宋師次于郎未知其伐我與伐人與公子偃自雩

門竊出而犯之大敗宋師次者不以義敗者不以道交譏之意林將宋輕用其衆揚兵整旅以輕人之国而不名所伐欲闘利乘便快其攻取之意故使曾人凋疑憂恐出奇計詐謀以自救覆滅其軍百姓父子无辜陷没此人君貪利輕用其衆之罪也蓋君子貴道德而賤功利上礼讓而鄙争奪曾人誠能不用詐謀推忠信奉辭令雖以胥沐整齊宋之師齊宋去矣其所以弭患止乱安国便民不亦益堅且久耶偷得一時之勝而志長世之慮此小人囊於勇嗇於禍之咎非君子之道○襄陵許氏傳鄭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曾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穀梁作武

左氏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

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荆初見於經左氏載楚事始於桓二年蔡鄭懼楚爲鄧之會六年侵隨盟之楚實始大九年敗鄧鄖十一年敗鄖盟貳軫十三年爲羅與盧戎所敗莊四年楚武王卒文王立六年伐申至此始侵伐中国○劉氏傳荆者何楚也楚則曷爲謂之荆荆者其自名也楚者中國名之者也其不曰荆子何也夷狄之夷狄之者何有君有大夫中國也夷狄無君無大夫夷狄云而已矣吳楚徐越以國稱君以人稱大夫畧之也曷爲畧之有王者則後至無王者則先叛其禮與其號不可以通乎天下意林論者以吳楚徐越爲狄乎不然也吳楚徐越有

狄之名无狄之情聖人者謹絕人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矣與中國冠帶之君一奚以異徐始称王楚後称王吳越因遂称王王非諸侯所當名也故夷狄之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之不使與中国等下不使與夷狄尚推之可遠引之可來也此聖人謹絕人也庠序之間不率教者左移之右右移之左尚不变則移之鄉尚不变則屏之四夷及其屏之四夷也天子縞素為之不舉樂吾以此知之王者亦謹絕人也○杜氏曰荆楚本号後改為楚○纂例趙子曰不曰獲見其戰之不力敗而不奔也言楚之易所以云以蔡侯也○常山劉氏傳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而以之歸也責其不死位又無興復之志言其君位已絕故以匹夫名之也○胡氏傳春

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賊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陸氏纂例趙氏曰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杜氏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左氏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胡氏曰若譚子者責其失事大之礼可矣坐此見滅可乎○趙子曰凡覆邦絕祀曰滅其惡著矣○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纂例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楚子滅蕭衛侯燬滅邢之類是也言力屈而死故也凡書滅又有書其

君奔者則兩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也諸侯失地則書名國滅而奔者何以不名既書其滅罪已昭矣胡氏曰書爵者已无取滅之罪為横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亦不幸焉尓矣其義蓋未絶也緣隨敵人歸者書名以重其罪故奔者不名以示等差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楚滅頓以頓子牂歸楚滅胡以胡子豹歸之類是也奔所以不名者位或未絶也以歸者位必絶矣國滅而君奔者四其三不書名唯徐子章禹書名傳以服吴後乃奔楚故依以歸例書名以罪之隨之以歸者皆名之夔子不名變

例也注言不復為人君也○胡氏曰春秋之法雖在於抑強扶弱

又責弱者之不能自强故其書法如此

十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杜氏注鄑魯地○左氏傳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

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

陳曰戰大崩曰敗績獲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

師敗績于某

秋宋大水

左氏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劉氏傳此宋大水也何以書弔焉爾王人告災不告異諸侯弔災不弔異告異則書之弔災則書之意林異者夫所以譴人君使脩德也故異至則內自省而已耳非所待於外也不當告者告爲失禮失禮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固有卹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不弔弔爲得禮得禮則書由此觀之凡物不當待於外者已不可不內自竭也其當待於外者人亦不可不汲趨之也此一天下之道也○胡氏曰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冦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 ○胡氏傳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氏傳齊侯來逆共姬 ○泰山孫氏曰群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悪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姻也 高郵孫氏曰元年之書王姬莊公之父新見殺創巨痛深之際於仇讎者之婚也而使人逆之築舘待之故詳書之以重其罪於此王姬之歸非繼逆之者然不書於經者仇讎之人已易世於其子孫之婚但擇其重者書之耳 ○胡氏傳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

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陰和夫先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之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雝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

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公羊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胡氏傳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曾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

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鄷其卒其葬史冊悉書胥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爲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爲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紀侯去國而死叔姬因紀季自定於齊而歸之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羊作接

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襄陵許氏傳春秋之法與時偕

行莊公以前自衛州吁至於宋萬弑君之賊皆貶其氏蓋是時大夫有氏有不氏也故貶其氏不與其貴也自霸統變正大夫無不氏若則氏輕輕則去之○左氏傳不足以誅元惡雖弑君之賊亦以氏書矣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宫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宫牛猛獲帥師圍亳○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

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宋萬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手劒而叱之萬臂撖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胡氏傳君弒而大夫死於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爲無益哉夫審事物之輕重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

義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

惠伯亦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

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弒君晏平仲不肯死之

而君子不以罪平仲者齊莊公不爲社稷而晏子非其

私暱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

見君弒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不死聖人書而

弗削以爲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

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氏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常山劉氏傳內外大夫出惟卿則書國政所寄以重而錄

乎舉人衆之辭也胡氏傳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鄭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迭主夏盟跡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首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穀梁傳遂國也○杜氏注遂在濟北蛇丘縣按漢地里志蛇丘漢屬泰山郡注云隧鄉故遂國○左氏傳北杏之會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何氏曰齊桓行伯不任文德而尚武力滅人之國書以見其惡○胡氏傳滅國之與見滅罪孰

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人民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貶絕而惡已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氏傳始及齊平也○胡氏傳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

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
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於禚會伐
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
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
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
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以爲釋怨而平可
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
書柯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
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公羊

傳桓會不致信齊使也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乎會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何求曹子曰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而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春諸侯伐宋○程氏傳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

而後未嘗與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識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胡氏傳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泰山孫氏曰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魯魯自畏桓故夏使單伯會伐宋○胡氏傳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

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也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國伐之者齊桓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

秋七月荆入蔡

左氏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入蔡○泰山孫氏曰荆入蔡桓未能救中國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左氏傳宋服故也○杜氏注鄄衛地今東郡鄄城○泰山孫氏曰此桓旣服宋會單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于鄄也經以單伯正會爲文者凡會盟公或大夫往則皆以魯主會爲文春秋魯史故也內不與則曰某人某人會于某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昭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之類是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氏傳復會焉齊始霸也劉氏權衡曰非也凡伯者則當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秋伐郳宋序齊上明年夏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未主諸侯明矣然則齊始霸在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之時也自此始爲諸侯主矣〇襄陵許氏曰始伯在十三年而人諸侯微之至十四年以宋服會又至是諸侯始以禮會霸體正矣齊桓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注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〇襄陵許氏曰鄄之會魯侯尚未從桓以其未能

比近無以示遠務在求好于魯是以於此受文姜而弗逆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乎合然而禮坊一弛夫人復聲越境之恣而遂成如莒之姦使人倫失正而風俗相化此先王之典所以貴道謹法而不言利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公羊作兒

左氏傳諸侯為宋伐郳 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郳○杜氏注宋主兵故序齊上○劉氏傳宋其序齊上何主兵者也諸侯無專征有霸者在焉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霸者而先諸侯主兵也譏也此齊桓之師何以不得為霸者

猶未成乎霸也○意林明年會于幽爲九合之始肆
幽終于淮者九也而皆不以兵車

鄭人侵宋

左氏傳鄭人閒之而侵宋○胡氏傳侵伐之義三傳不
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
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
諸六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
也書之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
在京侵自阮疆周官以大司馬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

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春秋卷第五